

【拒绝流行】知识忽悠



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

岁末年初,一些号称知识经济时代“知识教父”的人在各种场合布道,这些所谓的二道贩子,自己一年没看几本硬核的书,在知识上没什么贡献,却俨然一副教父模样,攒几个段子,引几句名言,说几句俏皮话,团队设计几个“金句”,说这就是知识,教别人怎么求知。一篇文章说《学习没有捷径,知识付费四大“天王”走上神坛》。其实从没见过什么天王,没什么神坛,都是朋友圈吹出来的罢了,生意和营销而已。一群没知识的人制造知识焦虑,然后向一群更没知识的人割韭菜收智商税。

求知不是付费和扎堆的事,书呢,是要自己去看,求知是辛苦的、一个人的事。让人担心的是,现在有些人基本不看书,而是满足于从互联网上获得信息,把互联网上获得的那些碎片化和野鸡化的信息当成知识和理论,把名人鸡汤和抖机灵的神奇说成当知识,然后把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结构建立在这种网络根基上。这是很

【含英咀华】镜子和天平



黄维保 香港学者、作家

长篇小说奖的评判面对的,著名博士生导师在“残酷”的五月要审阅的,动辄是十本八本每本二三十万言的巨著宏文;除非这些高贵的读者高智商超人,能超高速阅读,一目百行且过目不忘,他们如何在短时间内通读这海量的文字?

写诗,重视字字珠玑的锤炼;写小说,也有运用象征、前后呼应等种种要求。这些非金睛火眼的细读是看不出来的。至于读论文,高贵的读者一目百行,就能看到正文、附注、书目各部分有无缝漏?《文心雕龙·论说》要求的“锋颖精密”、“弥缝莫见其隙”,他们都能分辨到?金庸办报有名言:“事实不容歪曲,意见大可自行。”评论性写作,如果事实实的错漏,由此引申出来的评论,怎能够客观公允?《文心雕龙·知音》论批评的难处、态度和方法,有“平理若衡,照辞如镜”的金句。

【别处生活】分配信任也意味着分配责任



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

在 Airbnb 和 Uber 等公司迅速兴起的过程中,我们已经看到分布式信任的力量。通过实施同伴评审系统,这些平台已经使亿万万人做出曾经无法想象的“信任跳跃”;让陌生人住进你的家,或进入陌生人的汽车。借助分布式信任,我们也交换数字货币,或让自己信任一个机器人。

信任以及与其相伴随的权力和价值,现在可以在个人之间直接流动,而无需传统机构。对媒体而言,我们见证了从传统守门人模式(例如报纸,由编辑决定读者将要读到的故事;电视,由制片人掌握你在黄金时间观看的节目)转变为现在通过社交渠道以算法来决定的分发模式。

分布式信任使我们在一个

【彼岸听涛】



吕红 旅美华人作家

人与人之间相遇都是缘。

20年前,初抵美洲新大陆,就拨通聂华苓老师电话,电话中传来她热情的带有乡音的快人快语,那份爽朗化解了年轻人初到陌生国度的忐忑。她邀我去爱荷华,当时我是多么想去!但人生地不熟,没有方向感,也没有车。虽错失良机,心里始终有女神的存在。那份真挚之情一直在激励着我。岁月流转,因文学而前缘再续。为筹办华人文学期国际论坛,组委会拟邀聂老师来美西演讲,她说自己年已九十,无法远行。但依然给予精神上的支持。

被称为“世界文学组织之母”的聂华苓,1967年她和丈夫保罗·安格(Paul Engle)创办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,超过1500多位作家参加。包括大陆作家萧乾、艾青、丁玲、王蒙、茹志鹂、王安忆、汪曾祺、冯骥才、北岛、苏童、莫言、迟子建,台湾作家白先勇、余光中、舞蹈家林怀民以及香港作家潘耀明等。那些来过爱荷华的作家朋友至今与其仍保持联系。据说王蒙、王安忆、莫言、迟子建等都来过。

法国文学批评家谭波岱认为:“小说家的天才不在使现实复活,而在赋予可能性以生命。”聂华苓著有长篇小说《失去的金铃子》《桑青与桃红》《千山外,水长流》《三十年后——归人札记》等,其中《桑青与桃红》被列入亚洲小说100强。共出版中英文作品22部。

“我是一棵树,根在大陆,干在台湾,枝叶在爱荷华。”聂华苓的作品承载了她所处的时代,以及那一代华人走向世界的艰辛历程。她的个人史是近一个世纪历史的缩影,她的一生就是一个传奇。

【昙花的话】



尤今 新加坡作家

每每看到被誉为“南洋果王”的榴莲,便觉得它像个哲学家。那一根根讳莫如深的尖刺,宛如它内在思维的具象呈现;至于果肉嘛,就是“哲学家”高深莫测的“语言”了,每个人对它都有着不同的“诠释”。

它气味浓烈,百里可闻,土生土长的南洋子民疯狂地爱着它;其他地方的旅客呢,反应则各各不同。胆大者抓起便吃,吃过以后,味蕾惊悚,自此上瘾。胆小者裹足不前,最终以“壮士断臂”的勇气吃它,但总是小尝一口便落荒而逃,从此与榴莲势不两立。

那些态度客观者,把“实事求是”的研究精神发挥出来,静静地尝了一个又一个,将那种奇特的感觉藏在心里,回国以后,再化为具体的文字。在他们笔端的渲染下,“南洋果王”或意气风发地扬名海外,或形象蔫蔫地遭貶万年。

还有一类食客“另辟蹊径”,有意尝试,又受不了那气味,比方说,有个四川朋友,便用榴莲蘸着辣椒一起吃,这种狂放诡异的结合,恐怕比初恋的滋味更令人难忘吧!

记得有一回,带来自英国的好友外出,途经榴莲摊子,她掩鼻说道:“哎呀,新加坡的公共厕所怎么臭成这个样子!”我给她买了一个榴莲,她抵死不吃,频频讨饶。我问她:“以后你还敢逼我吃臭烘烘的蓝奶酪吗?”她把头摇得像拨浪鼓,说:“不敢,再也不敢了!”哈哈,榴莲总算为我报了一箭之仇啦!

值得一提的是,随着旅游风气的普及,榴莲也成了许多中国游客的心头大爱,在榴莲飘香的季节,园主纷纷将上品榴莲空运到中国去。坐在机舱里的“哲学家”意气风发地想道:“嘿,我终于熬出头了!”

榴莲漂洋过海,也算是另一种形式的“文化交流”吧?

【横眉热对】告别2019



杨小彦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

年年告别,年年欢庆,世之常情,人之所愿。

新世纪过了十九年,分崩离析的现实日渐显明。逆全球化席卷各国,既表明二战后所建之“雅尔塔体系”不再适应形势之发展,也确证新秩序正呼之欲出。我们有幸,处于此一重大转型之关口,切身体验新旧交替之灿烂,以及可能的风险。

我是艺术界中人,对艺术风气之变化深有体会。本以为艺术乃纯洁之物,但凭此纯洁而去混吃混喝,过去岁月中,居然不在少数。因此,正本清源,现场打扫,遂成为重新张扬艺术精神之常态。过去一年,艺术界让人宽慰之事包括:“天价”开始成为过去,以为一幅画一件雕塑必须抢尽天下人辛苦赚来之钱粮方为上品,拍卖行尽是冒充热爱艺术喜好收藏之炒家,也终于露出一脸苦相,让平民百姓无不欢欣鼓舞,拍手称赞。还有,凭借职务哄抬画价也有所收敛,个别掌握协会权力把会员资格变成交易的人也受到应有的惩罚,各大美术馆馆长彼此交换展览也有所收敛。书法界鱼龙混杂,捞态猖狂,随处题字,错误连连,或到处表演,不知羞耻,屡屡受到讨伐。

本来,艺术是一门高尚职业,需要付出终生努力,能否成功还得看天命命运才。过去数年间,一些无名之辈,毫无艺术训练,就因为会钻营,很快占据要职,摇身一变,毫不脸红地成为了“著名艺术家”。不少人也因私利或畏惧,赞扬之声不绝于口,就理所当然地自以为是,装扮起名家风范来了。艺术风气一旦如此,精神性又从何谈来?所以,我对发生在2019年艺术界的变化,哪怕仅仅是些许,持着热烈的态度,并期望今年在这方面会有更大的动作,以杜绝借名声大捞特捞的恶劣风气。

期待着并满怀希望。

【不知不觉】重新认识



钟红明 上海《收获》杂志副主编

2020,出现在各种新年卡片里的标识,有点“科幻”的意味。一个新的年份的到来,不会将时间抽刀断水,划分出界限的两端。但有了标识的时刻,感觉中就掂掂着短智和永恒的两极,时间的刻度因此散发出令人有些焦虑的滴滴答答的声音。

作为编辑的日常,从过往延续而至。2019年底,在巴金先生诞辰115周年的研讨会上,巴金先生作为创作者和出版家的两个侧面,被一一列举。记得曾经阅读抗战时期巴金先生的札记,即使在“大轰炸”期间,他去往的是印刷厂和邮局,寄出编辑出版的刊物和书籍。

巴金和新以是《收获》的创办者,上世纪三十年代他们在北平办了《文学季刊》《文学月刊》和《文丛》,后来办了文化生活出版社,把曹禺等一群年轻的写作者推上讲坛。1949年12月,巴金创办了平明出版社,主要翻译外国文学名著;之后的1957年创办《收获》。《收获》的《发刊词》说,《收获》应该团结更多的作家,“尤其是老作家”。张新颖认为,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,“老作家”都是有些受压抑的,不知道该怎么写才能合乎新时代的人。而巴金是在时代许可的情况下,来保护、珍惜从五四以来传承下来的文学力量,努力来接续上断裂的现代文学传统,“从这个意义上讲,《收获》是当代的精神,可是它的血脉往前贯通到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精神。”

评论家谢有顺则说:鲁迅、巴金这样的作家,与我们最大的不同是,他们身上背负着精神重担——背负着绝望、黑暗,背负着愧疚、忏悔,他们这样写作,也这样活着。巴金说:“改变自己的生生活,消除行文的矛盾,这就是讲真话。”这说起来似乎简单,真正做到其实很难,于是今天纪念巴金,就是要回忆这样的一个人,认识他的人文背后隐藏着的诚恳和力量。

澳门作家系列10



李烈声

一名瑞瑞,澳门人,资深写作者,曾任多家报刊编辑,创作诗词、小说、散文,曾多次获奖。现为《澳门日报》专栏作家。出版有:《冷月无声》、《回首风尘》、《听雁楼诗集》、《白银》(短篇小说)等。



印象 新会老陈皮的幽香

几年前,一篇在《澳门日报》文艺特刊刊登、述及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澳门花街曲艺情事的长文引起我的好奇,一是亲缘历历,二则作者李烈声之名向所未识。幸编者汤梅女士乐于为之介,遂得拜谒。李先生原来是澳门旧报人,而离澳已半世纪有多,怪乎小子无知!及后得知,1930年代初,李先生入读澳门雅廉访之致用小李,后十数年,我行读该小学之幼儿园。万里之行,同归于此,而又居然终点相遇。

李烈声:文学应该走向平民

从千里达到澳门、新会、广州

蔡佩玲:您在什么时候开始对诗词产生兴趣?

李烈声:祖父是读书人,考中秀才,再考到举人,家中都是他遗留下来的旧书。虽然我在千里达出生,由于家父重视教育,于是在我还生在襁褓时,便托人把我带回中国生活,接受传统的中文教育。小时候的我就喜欢翻祖父的旧书,尤其喜欢看诗词、笔记和掌故类书籍,从此,对诗词产生兴趣,加上在抗战时期,就读澳门致用小,有一位老教师教我们平仄,打好了学习格律诗写作的基础。而香港会生活,澳门又欠缺,一家人返回新会生活,课余入读新会国学的私塾,由于塾师林殷浦先生认为我的资质适合学习诗词,于是,专门教导诗词,并收我为关门弟子。

蔡佩玲:什么机缘下,在报馆工作?

李烈声:在新会上学时,任教国学的老师,同时是江门一间报馆

反映时代是文人的责任

量聆听、尽量学习。

蔡佩玲:对于文学,您有什么心得和看法?

李烈声:有些写作被称为通俗文学,并不被人重视,认为没有价值。有人将鸳鸯蝴蝶派的小说贬到一文不值,其实不一定正确。例如,从前有一些小说家只写声色犬马、饮食饮食、哥哥妹妹,细读之下,却不是每一篇小说皆如是,有些其实是社会缩影。张恨水就是其中之一,我非常佩服张恨水所写的事,虽然写起来文艺不足,有点啰啰嗦嗦,不过他所写的内容从来不会离题万丈,而是活生生地将社会实况揭露出来。譬如他写的《落霞孤鹭》,展示当年北京贫苦人家的生活,譬如他写的《满江红》,描写新派画家和作家的生活,而且他写的人物,他们的谈话用字完全配合当中的人物性格和时代背景,并不会像现在的所谓作家就算描写一个小贩也加上文艺腔,读起来非驴非马。我感到十分奇怪,有人写广州陈塘妓寨的故事,有人写香港石塘咀的故事,以没有人写澳门福隆新街的故事,我不知道这是文化人的失败还是社会不容许,我们是在《澳门日报》写专栏时,会尽量多写这些故事,我认为反映某个时代的情况是文人的责任,不能规避,不需理会人家的看法,而且不应由现代人来批评,而是由后来的人来批评。我认为写小说不能够脱离现实的社会背景,就算是写“怪论”,也是很好的写作类型,“怪论”不单只发表个人看法,而且娱乐性丰富,读者有如观赏卡通片,不失为反映社会每一个阶层人物看法的方法,这方面应要多作研究。

文学没有所谓高尚,没有所谓通俗,只要能反映某一个阶层、某一个时代的人,已经是成功的文学。而且文学应该走向平民,一定要平民化,文学成就属于全世界,不能局限某一方面。

有坚定的爱憎:“江南除夕卖痴呆,巷陌闻声笑口开。有痴呆不卖,他生还转钝胎来。”(《除夕》),可为《论语》所谓“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,造次必于是,颠沛必于是”进一解。他对美的追求终生不渝:“一株摇落在天涯,举世何人重雪花。只有朔风无白眼,岁阑如约到寒家。”(《雪花》)

他的诗不仅是他个人的情感史和生命史,更是礼失求诸野的活证据,坚毅补情天的好材料。恰如其诗排列整然有序的猫眼石,读其诗使懂懂我若者在迷茫中又看到依傍的前路。

诗人入过戏班,弹三弦,对声音特别敏感。第一,选韵有讲究。诗的脚步用了七阳韵,是响韵,诵之大有披甲当寒之想。第二,用声有吞吐。律诗的声音特质就是和谐,因为它原就是供科考用的诗圣杜甫诗律制,但有创格,变出许多拗律,其要在律的基础上反哺古体诗的声音由心,有时连尾节“三平调”也舞在掌心。《木棉》一律有韵味,字音组织好以跳跃之态出之。

书生,抱书为生可,但在炎天雪地中历练、最终让自己长成为一本好书更铿锵有声!英语有言,act on age,活出自我的年纪,嗯,那正是新会老陈皮的幽香呢。

澳门秋滋味

□李烈声

我是澳门人。为了生计,少壮年代不得不到国外谋生,飘零于南北美洲,胡天岁月,繁华绚丽,但每到深秋季节,便对濠江勾引起无限乡愁。

昔日的澳门,虽然以黄、赌、毒闻名于世,号称“赌打埠”,但在我心中,澳门只是一条纯朴的渔村,秋至濠江,江村风冽,使人恋恋难忘。

首先是松山山径的野菊,由绚烂归于平淡,一些树木的叶子,随着卷地西风悠然飘落。其次则是青洲山的烟雨,忽浓忽淡,从大湾区一带到十里外的渔舟,缓缓归来。那些渔舟,从珠江出口处咸淡水域捕捞到海产,送到市场,让澳门人能享受到鱼虾之美。

昔日濠江,是大湾区渔获集散地,沙梨头下环街一带,海上帆船林立,数逾三四千艘,渔民登岸购物消费者,充斥街头,热闹非常;海边新街一带,全是咸鱼店,秋风掠过时,咸鱼气味拂面而来,使人食指大动,忍不住买几条霉香马友、三牙和腊白,给老人家煎了下酒。

整个炎夏,伶仃洋海面充满大量浮游生物,让海鱼尽情摄食;秋风凛冽,秋阳掩映,风帆在海上飘扬,恍似一片片白羽。海上清波起伏,银鳞闪烁,蟹爪飞舞,渔民网网不会落空。

黄昏时,澳门的寻常巷陌,渔民打着一个个竹箩,沿街叫卖:“好靚青蟹,肉蟹,黄油奄仔,新鲜花蟹水蟹……”厨房里的家庭主妇,听闻市声,纷纷出来,买到价廉物美的鲜蟹,洗刷一番,煮一大锅水蟹粥,加上姜丝辣椒,作为消夜。水蟹粥是澳门美食之一,吃过水蟹粥,秋夜睡得分外甜美。

秋深了,伶仃洋名鱼辈出。王渔洋诗云:“好是日斜风定后,半江红树卖鲈鱼。”说的是江浙秋季的图画。在澳门,鲈鱼也是名鱼之一,秋风江上,鲈鱼长得十分肥美,鱼身长得圆滚滚,渔翁举竿得鱼,秋阳下银鳞耀目,看得人心花怒放,上钩的咸淡水鲈鱼,沉甸甸地在竿上挣扎,垂

钩者小心地把它脱钩归笼,携回家中。

广东人喜食“菊花鲈鱼羹”,精于饮食的家庭主妇把鱼肉拆了出来做羹,鱼骨熬熬为粥底,鲜美绝伦。粥要撒上素净的白菊,深秋季节,菊花瓣长得又大又厚,可以入饌,菊花瓣子必须一片一片折出来,浸以盐水,把花瓣中的昆虫除去,肥厚的菊花,与鲈鱼丝合起来,真是绝配。

澳门的西洋人有一名菜,“白蛤鲈鱼”,将鲜鲈鱼白蛤,与广东人的菊花鲈鱼羹大异其趣,但食味颇佳。我在加拿大多伦多有很多葡人朋友,承蒙邀饭,他们端出白蛤鲈鱼,味道与澳门所食者相差很远。经过研究,始知澳门鲈鱼生长在珠江出口咸淡水环境,而加拿大鲈鱼则生长于湖泊河溪水中,水中浮游物与水质都有差异,所谓“南橘北枳”,果树如此,鱼类亦然。不由得叹一声:“难怪佳肴为家乡美食而不惜辞官了。”

秋风江上的名鱼,除了鲈鱼,还有“红油”。港澳水域,经常可以钓到红油,此鱼的皮下脂肪很丰富,最宜蒸熟。咸淡水域所捕捞到的红油初熟时,鱼肉便浮了满碟,肉质甘腴,非常美味。北美洲的鲈鱼虽然肥美,但肉质与红油相较,逊色很多。我在美洲谋生,很少吃到红油,北国秋风,带来故国之思,辗转思量,只好苦笑说:“教我想何不想她。”

在国外,朋友说:“身居澳门时,并未感觉到鱼虾之美,例如红彩鱼,在澳时阿妈的晚饭桌上常有一盘西红柿煮红彩鱼,那是一种很平常的菜式,但它具有一种独特滋味,最宜下饭。红彩鱼是一种廉价海鱼,大造时价钱很便宜,基层家庭以之作副食,有钱人不屑一顾。但是,在国外,当秋天来时,忽然心血来潮,想起许久未有吃过西红柿煮红彩,其味之美,确肝胃未必比得上它。当年鄙弃它,真不应该。”惟是,猛忆一身万里,何来西红柿煮红彩?便惘然如有所失。

澳门又届秋深,让我们好好地享受澳门秋滋味吧。